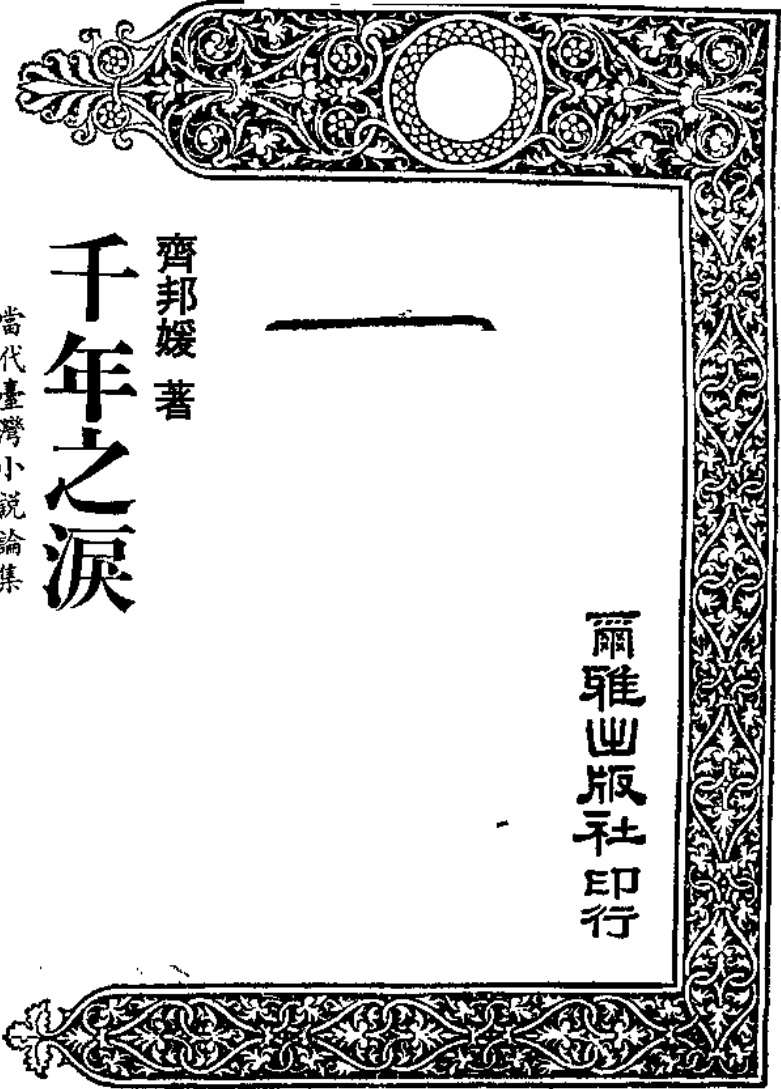


齊邦媛

千年之淚

12
91



齊邦媛 著

千年之淚

當代臺灣小說論集

爾雅出版社印行

爾雅題字：王北岳 爾雅篆印：張慕漁

有版權·翻印必究 封面攝影：齊邦媛 封面設計：曾堯生

千年之淚（爾雅叢書之246）

著者：齊邦媛

校對：齊邦媛·楊宗潤·吳美幸

發行人：柯青華

出版·發行：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三〇一八九號信箱
臺北市中正區一〇七四六

廈門街一三三巷三十三之一號
電話：三九三〇三六 電傳：三九六七〇四七
郵政劃撥：〇一〇四九二五——

法律顧問：蕭雄淋（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臺北市師大路一八九號六樓

印刷者：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四一巷一一弄八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定價110元（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ISBN 957-9159-93-9

獻給

父親 齊世英先生

和

他生死不渝的理想

1944/10/4

自序

齊邦媛

我由一個間歇性的輕鬆讀者，進步到被朋友嘉許為當代臺灣文學的知音，其間積聚了重重因緣。最大的因緣是一九七三年開始編選且英譯了兩冊〈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自此以後，我開始以研究的態度，相當詳盡地研讀臺灣當代的新詩、散文、小說和評論，也陸續地寫了一些歸納的意見，想鼓舞臺灣四十多年的創作發出更響亮的聲音。收集在本書中的全是小說的評論。它們共同之處是所寫多是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人的苦難。只有「閨怨之外」和「留學『生』文學」兩篇是寫一九四九年到目前的文壇情況。

這些篇小說中特殊的時代性，中華民族特殊的困境，幾乎就全是我個人生長的背景。我出生在繼臺灣之後，被日本人佔領多年的東北。自幼年起全家即隨着一生

追求拯鄉救國理想的父親飄泊過半個中國，直到定居臺灣，以此作埋骨之家鄉。我親嘗過戰爭的殘酷與恐怖，眼見過生生不息的希望、奮鬥、和更多的幻滅。中國的憂患已融入了我的生命。文學對我，從來不是消遣，也不僅是課堂上的教材，它是我一生尋求事實的意義，進而尋求超越的唯一途徑。數十年間我幸得有認識西方文學的喜悅，也曾苦修過衆聲喧嘩的文學理論。卻因英譯而回歸到中國文學，不僅飽嘗遊子還鄉的歡愉，也在心靈上開拓了遼闊的領域。這些書中的人物、時代和境遇可說是這半世紀中華民族史詩的重要素材。而我自己似正在近距離看着這些有血有肉的書中人物歌哭中華民族的共同苦難，並試着找出這特殊的時代性和種族苦難的意義和希望。

泰恩 (Hippolyte Taine, 1828-1893) 由法國人的觀點寫〈英國文學史〉，他說要藉一個豐富和完整的文學生長史分析時代性與種族性與文學的關係。在他之前，在他之後，西方文學理論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流派，忙煞學院中人。但泰恩所持的文學三要素——時代、民族、環境——在重要的文學作品中仍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凡能傳世的作品都或隱或顯地具有這三要素，進而以藝術的創新方式衝破一時

一地的局限。本書中所評介的小說能超脫所謂的「抗戰八股」、「反共八股」而不被時間淘汰，因為它們各以獨特的藝術風格，描繪出那個時代的面貌，有雄渾，有優美，有細膩……各擅勝場。能吸引住讀者注意力，讓人肯將數百頁讀完的，是它們的文字的魅力。這種魅力來自作者力透紙背的感情。作者不僅有故事要講，還有他生命中一些重要的訊息要傳遞，有珍藏的情愫要傾訴……這種誠摯如此強烈，所以寫出的文字就充滿了抒情性。這些小說，大多數都可以稱之為抒情詩體小說。我認為這種小說的藝術形式和內涵都是極為珍貴的。陳紀澄的〈荻村傳〉，〈旋風〉中的方鎮，〈秧歌〉中的上海近郊村莊，〈未央歌〉中的昆明，〈蓮漪表妹〉的北平和延安，〈荒原〉中的淮河平原，〈城南舊事〉中古城溫馨的一隅，「寒夜三部曲」中的蕃仔林……因文字的神奇力量，不受劇烈世變的沖激，向後世見證了一個他們所不認識的中國。

我不能說全然客觀冷靜地評論了這幾篇小說，因為他們曾深深地感動了我。英國詩人奧登說他無法客觀地評估哈代的成就，因為他曾經強烈地愛上了他的詩。讀文學作品的感動總引發我許多聯想：今昔之感，理想與現實差距之感，悲憤昇華為

悲憫的智慧，和對人類前途的憂慮等等。這些蜂擁而至的聯想成了我評論的骨血，也助我衝出了各種理論的樊籬。這種純屬讀者反應的書評，古往今來，共鳴不少。〈杜詩鏡銓〉引王嗣爽評〈無家別〉說：「目擊成詩，遂下千年之淚」，也是我常有的感懷。杜甫此詩吟成至今，早逾千年，而中華民族仍在自掘的泥淖中啼飢號寒。此淚何日能止？

對於出書，我始終抱着虔敬的心情。一直希望能周全些，多評介幾本同樣重要的書，但個人的力量究屬有限，只有日後繼續努力。感謝隱地多年來溫文爾雅的鼓勵和無言的催促。在我蹉跎多年之後，文學評論書籍在今日書市只能靠強韌的生命力才能生存。對隱地出版文學書的理想和勇氣，我在感謝之外，有更多的敬意。

書後所附書目是鍾麗慧小姐費時費力所成，有了這分書目，這本論集對讀者會更多一些參考的價值。謝謝麗慧。感謝楊宗潤先生耐心的整理和修訂，使這些原來散載於報章雜誌的文章，在此以文字體例統一的面貌問世。

遲遲出書也有一些好處，既不必悔少作，又沒有太多重複自己的機會。人活着留些未竟的心願也好。

千年之淚

齊邦媛

自序

時代的聲音

一

千年之淚

二九

與時代若即若離的〈未央歌〉

四九

烽火邊緣的青春

五九

——潘人木〈蘆漪表妹〉

震撼山野的哀痛

七五

——司馬中原〈荒原〉

擡轎走出〈狂風沙〉

八九

超越悲歡的童年

九九

——林海音〈城南舊事〉

閨怨之外

一〇九

——以實力論臺灣女作家的小說

留學「生」文學

一四九

——由非常心到平常心

人性尊嚴與天地不仁

一七九

——李喬〈寒夜三部曲〉

時代的聲音

沈剛伯的感嘆與連雅堂的執着

沈剛伯先生在民國四十六年十二月寫了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中國文學的沒落」。

●

史學家論文學之興衰當然多從時代因素着手。沈先生首先提出令人仔細思索的問題是，爲什麼在近代的中國，自〈紅樓夢〉問世以後就「沒有再出過任何第一流有創造性的純文藝作品？」沈先生列舉近代中國「可以發人深思，可以感人性靈」的國家社會的動盪，生活經驗豐富的因素如海禁開放以來，教育的推廣、出版的方便、新知的輸入、書籍的整理、藝術欣賞、文

章的價格各方面的進步。他納悶爲什麼未帶來文藝的光輝？科學的氣焰萬丈適足以反映文學的暗淡無光。那時，四十六年，臺灣仍在種種建設開始的前夕，十年的艱苦克難日子在所有企盼人的心中，都似漫漫長夜吧。沈先生文中也提到「近幾十年來，繁重破碎的教育汨沒了青年的文思，流離瑣尾的生涯堵塞了作家的靈感，社會的需要使聰明人都走入理工之門……」他更進一步分析寫作技巧、信念、環境的缺失，而以極強烈的願望作結論曰：「只好長跪陳詞，願黃帝有靈，尼父顯聖，上『令帝閣開關』，下使靈脩改度。讓從今後，一切不犯國法、不搞政治的讀書人能夠得到應有的自由，去閱讀思考，去遊歷觀察，去研討辯論，去寫作創造，而不受到任何方面的歧視、猜疑、利誘、威脅、清算、鬥爭！……天果無意遂喪斯文耶？吾且拭目俟之！」

剛伯先生發出這樣強烈的感嘆距今快三十年了。這三十年中，我們由遷臺初期的種種艱困中奮鬥到經濟政治有擡頭挺胸的實力。值得告慰前輩的是，中國文學在我們的手裏不僅不曾淪入沒落之境，幾千年來祖先的傳統和新文學的種子都由我們渡海携來，在此植了新根，長成樹木。在我們自己辦的大小書展上，在國內外

舉辦的無數次的臺灣中國文學研討會上，可以看到這些新枝花果的繁茂。

促使作家提筆爲文的是人性中最神秘而又最強烈的力量。尤其在中國悠長的人文傳統中，世世代代的詩人、散文家和小說家都不曾在顛沛流離或富貴榮華中停筆。每一個時代都留下了它的聲音。聲音的強弱也忠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痛苦和喜悅。因此傳誦千古的多是具有強烈深刻時代性的作品。幾乎在每個中國人的血脈中都不自覺地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回憶和前瞻是我們思想的特性。臺灣光復即將屆滿四十年。回顧這四十年文學創作的內容與技巧，處處看到的是急劇變遷的歲月中，民族處境的自我評估。必須有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心境，才能有這樣的文學！

以時代性爲討論重點時，臺灣的中國文學創作必須以淪日時代的經驗紀錄始，續以光復初期，安定中求進步，到突飛猛晉的民國六十年代和我們今日所處的嶄新的七十年代。臺灣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訂的馬關條約中割讓給日本，開始了日本統治的五十年噩夢。初期武力抵抗異族統治的努力雖然失敗，在臺灣的同胞卻在漫長的五十年中保持了中華文化的薪火不滅。最顯著的代表人物如在光復前九年逝世的連雅堂先生（一八七八—一九三六）等位。

連雅堂先生臺南人，七世祖「因為痛明室之亡，決計隱遯，所以渡海來臺……連氏子弟不應清廷科舉……而興位公臨終時遺命以明服殮，更表示他至死都有左衽之痛，誓不屈服於異族統治的反抗之意。興位公的遺囑便垂為家規，從此連氏世代相奉。」^②在這樣傳統中長大的連氏自幼受了相當完整的漢文教育。成年後花了十年時間獨力寫成《臺灣通史》三巨冊（一九二〇）。周遊祖國大陸和日本回到臺灣前後出版「臺灣詩草」、「大陸詩草」並與友好創辦南社。一九二四年創辦「臺灣詩薈」雜誌，在第三期登有一則啓事：「鄙人發刊詩薈，原非營業之計。良以臺灣今日之漢文廢墮已極，非藉高尚之文字，鼓舞活潑之精神，民族前途何堪設想？」這分雜誌辦到三十二期便因無錢無力而停刊。連氏的詩作形式是傳統的，他的文學觀也是守舊的，但是在他那個時代的困境中，秉持如此高尚的文字情操和強烈的民族意識，在維繫中華文化的承先啓後意義上有深遠的影響。

臺灣的新文學間接地受五四運動影響很早，民國九年在日本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創辦「臺灣青年」月刊，十年登載了陳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論」。十二年黃皇聰的「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和黃朝琴的「漢文改革論」登載於「臺灣」月刊（「臺

灣青年」停刊後的新生體，中日文參半使用），是臺灣提倡白話文的重要文獻。●但是真正以流暢的中文所寫日據時代經驗的純文學作品幾乎都完成或出版於光復後十年間，而普及深入讀者羣中又是民國六十年代的事了。唯一的原因是有經驗的成年作家都得花一段時期熟習中文，葉石濤、鍾肇政、陳火泉、鄭煥、陳千武等都有自修研習中文的極動人的敘述。

吳濁流、鍾肇政、李喬與陳千武

日本佔據臺灣的五十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是中華民族面臨歷史上空前劇變的時代。民國的締造，全國的統一和對日戰爭都發生在這半世紀中。而臺灣淪入異族統治的五十年，對國家的利益與尊嚴，對人民的生活與命運都是個創深痛鉅難忘的時代。至今已問世的文學作品，以長篇小說為例，已由不同的角度描繪出日據後期臺灣同胞的處境與反響，使那個時代的哭號申訴與不屈的民族精神由無聲到有聲，由有聲至強烈的共鳴。其中最洪亮明晰的有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和「濁流三部曲」，李喬的「寒夜三部曲」，剛剛出版的

陳千武的〈獵女犯〉等。由於是長篇乃至於三部曲，這幾本小說有詳盡、完整的時代風貌和人物的代表性，比較適合討論的根據。但是要深入了解那個時代，必須也讀賴和、張文環、鍾理和、楊逵、呂赫若、龍瑛宗、鄭清文等的短篇小說。在他們的筆下，光復前的種種人物，生活百態得以傳世而不致湮沒。

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原是由日文寫的，民國五十一年中文本出版④，十六年遠景出版社印行了六冊「吳濁流作品集」，此書才普及至廣大讀者間。書中主角胡太明生長在日據時期的地主之家，在祖父的堅持下，幼年受的是四書五經的正統漢文教育，長大了進日本人辦的學校，又到日本留學，到大陸遊學。還鄉後在中日戰爭中被日本統治者徵召參加海軍作戰。在廣州因為作翻譯而必須親眼目睹日軍暴虐砍殺中國的抗日分子，精神受了過度的刺激而被遣返臺灣，而終於發瘋，在海邊徘徊不知所終。這幾乎可以說是個典型的知識分子的悲劇，他不發瘋也沒有別的出路。胡太明不是一個生不逢辰的個例而已，而是如同鍾肇政在「風雨憶故人」一文中所說的是吳濁流「以孤兒意識為具象表徵，為我們塑造了一種極為鮮明的殖民地性格。」⑤當然，書名〈亞細亞的孤兒〉已說明了作者的控訴，不是為了個人

的受苦，而是擴大指臺灣的處境。如他在書中假朋友之口所說的：「歷史的動力會把所有的一切捲入它的漩渦中去的。你一個人袖手旁觀恐怕很無聊吧？我很同情你，對於歷史的動向，任何一方面你都無以為力，縱使你抱着某種信念，願意為某方面盡點力量，但是別人卻不一定會信任你，甚至還會懷疑你是間諜。這樣看起來，你真是一個孤兒。」^⑥

這種強烈的孤兒感覺，確實很生動地說明了日據時代臺灣知識分子的痛苦。光復後能夠用中文自由寫作的作家在自己的土地上受人尊重，他們的聲音有人傾聽。如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寫作出版花了十年時間^⑦，是一部有史詩氣魄的長篇小說。第一部〈沉淪〉寫臺灣被割讓前後民間的抗日情緒；第二部〈滄溟行〉以日據中期農民對日本統治的反抗為經，以一個青年由迷茫無知到認識在所處時代中自己的使命過程為緯，是評者一致認為最成功的一部。第三部〈插天山之歌〉寫一個由日本留學回臺的知識分子在日據末期所面臨的困境。這部三部曲不僅有它本身的文學歷史價值，也鼓勵了許多後繼者。

李喬的「寒夜三部曲」寫的也是日據五十年間臺灣同胞三代反抗日治的故事，